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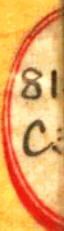


人的倒爪打

作 正 經 趙



版出店分總南中居書華新



目錄

二桿子盧景芳·····	(一)
張祿和李發·····	(二)
打垮了敵人五次衝鋒·····	(七)
教導員·····	(八)
打不倒的人·····	(五)

二桿子盧景芳

一

起始我遇見盧景芳，是四八年冬季潘南戰役吧！他是個彪彪的大漢，剛一到連隊，便是一個很出色的人物了；路膊粗，力氣大，對革命滿忠實，可是做事有點冒手冒腳的，人們都叫他做『二桿子』。

不過盧景芳却也有他一手，連隊上改善伙食要殺豬，他宰豬不用綁，按倒刀子就插進去，有一次刀通進去，剛拔出來，豬又站起來了，大家說：『你刀子還沒插到道兒上呢？』盧景芳再把豬按倒，又是一刀。

誰也說不上盧景芳在那學會的這一手，不止會殺，而且全套的把式都會。他

退豬時，嘴咬着刀子，用開水一瓢一瓢的往豬身上澆，然後把刮刀從嘴上拿下來往豬身上刮，一刮刀，一刮刀，十幾分鐘後，又黑又髒的豬，已經一片雪白了。

平常炊事員都叫他『二桿子』，這下可不敢再叫他『二桿子』了。看人家那股子力氣，從心裏發出來一種恭敬，幾個炊事員很自願的站在盧景芳的身邊聽指揮打下手。

大家問：『老盧在那學的道套？』盧景芳全都停止他的工作，給大家講：『以前給地主幹活，地主一到過年過節就讓我宰，說我胳膊粗力氣大，你看，宰就宰吧！我一宰，地主就拿串大捻佛珠在牲口旁邊燒香、燒紙，口中還唸：『豬神豬神你別怪，人家不害我不吃。』地主還說：『來世好托生，阿彌陀佛。』我聽了心裏就有點那個，我想他吃肉的即是放生的善人，我宰豬的竟做惡呀！但豬是我宰的啊，到現在我老盧已經作好多『罪惡』了！』

大家一聽盧景芳這樣講，都笑了，問：『現在你怎麼還宰呢？』盧景芳說：『現在我可明白了，指導員講，不是宰豬的犯罪，那是地主騙人的迷信啦！』

營部的飼養員一到掛馬掌時就來找盧景芳，提起來掛馬掌，要是在小鎮市，在鐵匠爐門前有一個木架子，只要把馬往上一綁，那就樂意怎麼掛就怎麼掛。一到鄉下就不成了，沒有木架子，非把馬弄倒綁上不可，然後再掛。聽話的馬還好辦點，不聽話的馬就不好辦，半個時辰就弄不倒牠。營部的幾匹馬，都不老實，一到掛掌時就費勁，怎麼也弄不倒。老營長看了也着急，叫人：『把盧景芳找來吧！給幫個忙。』

飼養員把盧景芳找來了。盧景芳一來就不聽那一套，把軍衣一脫，口裏喊：『哨！哨！哨！哨！』（吆馬的聲音，哨是叫馬往後，哨是叫馬停止）上去一把就拉住馬鬃，死也不放，然後把住馬脖子，和馬摔交，起始馬還掙扎，盧景芳一使勁，喊一聲：『你有多大勁兒？』用力一扳，就把馬扳倒了。然後他一屁股坐

在馬脖子上，飼養員趕緊喊：「老盧！屁股輕點。」盧景芳勝利地坐在馬脖子上，張着個大嘴笑哈哈的說：「坐不死啊！」

從這以後，盧景芳的大名更出去了，誰都知道，「二桿子」盧景芳能和馬犖交。

三

二桿子盧景芳，不管大會小會都發言，但總是這幾句：「打仗勇敢，尊重上級命令。」內容不多，話倒很多，本來他心裏就這一條事，可是一說就說多了，恐怕別人不明白，翻來覆去講的大家都着急。

一次戰鬥前師首長來動員講話，指導員把盧景芳叫到一邊說：「盧景芳，今天開會主要是師長講話，咱們戰士都好好聽，然後回來討論。你聽見了沒有？」盧景芳說：「聽見了！」

正是冬天，北風吹，雪花打在人的臉上，天氣冷極了。師長親自到二營去開黨員大會，全營集合在一個大院子裏。

師長給大家講了一個多鐘頭，臨完了師長問：『我講的話大家都聽懂了麼？』全體戰士齊喊了一聲：『聽懂了！』師長又問：『大家還有什麼意見沒有？』隨這個聲音，忽然又出來一個聲音：『報告！我有點意見。』大家看是『二子』，盧景芳站起來了；心中都想：『大冷的天氣，這傢伙又出什麼洋相呀！』師長說：『好！你談吧！』盧景芳手拿着大槍，立正姿勢，說：『戰鬥第一要勇敢，那就是猛打，以後呢？問題多啦，比方……』

盧景芳這回講的不多，也許因為天氣冷，不到半個鐘頭，可是大家都聽的不耐煩，最後他說：『完了！』師長說：『好！你的意見很好！』他很滿意的坐下。指導員翻翻白眼看看他。

四

攝影記者到了連隊裏，盧景芳問：「搆的啥？」攝影記者說：「照相機。」盧景芳要求：「打開看看！」攝影記者把照相機打開，剛打開，盧景芳的大手就上去，弄下一個螺絲釘，攝影記者急的直瞪眼，旁的戰士說：「盧景芳你真亂彈琴，什麼都瞎動，這回惹禍啦。」

盧景芳知道事情不妙，張個大嘴問：「怕不怕？」攝影記者硬着頭皮說：「不怕！不過你把快門給弄壞了。」盧景芳很抱歉的說：「你看！我還沒敢使勁呢？」攝影記者心裏想：「幸虧沒使勁，再使勁我這照像機就不用要了。」

五

盧景芳在戰場上，也是一個出色的脚色，他本來是輕機槍的彈藥手，那是在四平戰鬥，他掩護突擊組突城牆，他攜着輕機槍站着打，跟着突擊組往城牆突，營長和教導員都叫好，老營長說：「這傢伙真勇敢！」

突進城牆後，盧景芳從敵人地堡裏換一挺新式的美國加拿大輕機，他又抓了個俘虜，盧景芳問：「你是種地的是地主？」俘虜說：「種地的，蔣介石抓來的。」盧景芳說：「給我壓子彈，跟着我！」俘虜很聽說，就給盧景芳當彈藥手。

打的正起勁時，教導員來了。教導員一看嚇一跳，盧景芳打着機槍，身邊是一個俘虜給壓子彈。教導員趕緊叫把俘虜送下去，盧景芳說：「是種地人！」教導員說：「不行！送下去！」盧景芳急壞啦，心想：「沒有彈藥手機槍怎麼打呀！怎麼戰鬥呀！」最後到底送下去了，盧景芳氣得噙着嗓子，說：「我帶個俘虜都不成？」教導員給他解釋說：「盧景芳，在戰場上你一個人帶一個俘虜，就是種地人出身，也要經過教育才能作戰，萬一出了意外呢？」盧景芳一聽也對。他叫俘虜下去：「不要怕，解放軍有寬大政策呢？」

六

巷戰到轉盤街，十字街中心有個大碉堡，需要爆炸。三面都用槍封鎖好了，第一次爆炸沒成功，教導員問誰再去，盧景芳應一聲說：「教導員，我去！」老營長說：「不成，你虎頭虎腦的，吃敵人虧。」盧景芳說：「你別表面看我虎，我心可細呢……」老營長一點頭，還沒開口，他早抱着黃藥搶上去了！

大家看着盧景芳上去，一切動作都看的真切。地堡爆炸了，盧景芳也倒下去了！躺在地堡旁邊。這一場小戰鬥解決後，大家看盧景芳身上沒有什麼傷，是震死的。因離地堡太近了。教導員叫擔架把盧景芳抬下去。

大家含着眼淚，看着擔架把盧景芳抬下去了。

擔架剛把盧景芳抬到城外二三里路，盧景芳忽然從擔架上跳起來問老鄉：「怎麼？我怎麼到這了？」擔架員說：「你犧牲了！」盧景芳說：「胡說！我犧牲

性了怎麼還跟你們說話呢？」大家都愣了。盧景芳說：「不成，我還得回去。」從擔架上一跳下來，盧景芳又跑回去，參加了戰鬥。

七

彰武戰鬥，晚上去摸敵人地堡，他和六班長一下摸到敵人地堡頂上去了。敵人的輕機正往外打槍，打的正兇呢。盧景芳從地堡上面上去就拉敵人輕機槍的槍筒了，一下沒拉上來，把手好燙，他喊了一聲：「好燙手！」六班長一聽火啦，小聲說道：「喊什麼？平常『二桿子』，打仗你也『二桿子』！」盧景芳一聽，轉過屁股，彎下腰。硬把敵人的輕機槍從地堡裏給拉出來，然後爬在地堡上，把手榴彈從地堡門，往裏摔，左一個，右一個，一會一個地堡就解決了。

八

盧景芳看人家帶上個英雄獎章，他也決心非帶上一個不可。三台子追擊戰，他胳膊叫敵人給打了個眼。他從火線上下來，衛生員給他上藥，他問小衛生員：『你看我像個英雄不？』小衛生員把大拇指一翹說：『你不但像個英雄，還是個出色的英雄呢！』這一下說得盧景芳心眼裏去啦，剛上完藥，又跑上火線去，他說：『非帶顆人民大獎章不可！』

三台子戰鬥後，他果然帶上了一顆人民大獎章。

九

以後我又遇見盧景芳了，這次是錦州戰役前，相別只是七、八個月吧，他已

經升副班長了。猛然看見他，可吓一跳，再想從他身上找一點什麼二桿子味道，可找不着！他已經是個很老練沉着的副班長了！正在看文件呢。

我們很親熱的握一握手，他問我：『很好吧？』我回答：『好！』我接着說：『幾個月不見，你真進步了，能看文件了。』盧景芳很滿意的張着大嘴笑了。他說：『不學不成，事情逼着，指導員幫着，同志們也互相推動着，起先一天認五個字，以後一天認十個，三四個月後，就勉強能看報啦！』

我開玩笑說：『你那股二桿子勁呢？』他也笑了，說：『幹久了，報也看多了，革命道理明白多了，二桿子勁自然而然的沒有啦！你看我現在還像二桿子嗎？』我鄭重的搖搖頭。

他的說話和一舉一動已經完全合乎一個副班長的身份了。
革命確是一個大熔爐。

張祿和李發

一 不涼桶

戰前炊事班開始活躍起來，老炊事員李發，平時不好說話。他從小當了八年彈藥匠，這回戰鬥他發明了個「不涼桶」。甚麼叫做「不涼桶」呢？說起來也簡單，就是把煤油桶分成兩層，上層佔十分之八的空間，裝飯菜，下層佔十分之二的空間，裝上炭火，這樣在戰壕裏總能叫戰士吃上熱呼呼的飯菜。

晚上開了個生活檢討會，大家都誇獎李發的不涼桶做的好，有的主張記一大功，李發心裏高興的不得。

二 四輪不涼車

張祿這天晚上就睡不着覺，他想：「人家李發洋鐵匠出身，這回露臉啦，咱從小也學過木匠，也應該給革命獻一招……」他翻來覆去想了一宿，後來他又想到：「在戰場上送飯，過開闢地時總要跑，跑不好一個跟頭，飯菜都撒光，戰士吃不着飯……」他靈機一動，有啦！天沒亮他就起來了，向老鄉借來斧子、鋸子，兩個鐘頭他就做成了一輛四個轆轤小車，一會他又把李發的不涼桶按上，李發贊成說：「三個臭皮匠合成諸葛亮，大家一條心，革命早成功！」多時也不好說話的李發這回居然說了一套。張祿很得意的向大家說：「成功了！」接着他給大家講：「這叫四輪不涼車，在戰場上有兩個好處，一個是推起來方便省力，一個是過開闢地快，不能摔跟頭、撒飯菜……」

三 上報啦

因為這個創造對戰鬥貢獻很大，第二天上報啦，在師的前線小報上，李發、張祿、四輪不涼車這幾個字特別大。炊事班都搶着唸這條新聞，李發擰上一枝旱烟抽着，很嚴肅的一字一讀，他心裏高興的不得了，三十歲到革命部隊才開始認字，還不到二年，到現在能看報了，自己名字上報啦，李發兩個字特別顯眼。

張祿跑到戰地前線報社去找社長，對着社長畢幹事必恭必敬的打個舉手禮，年輕的畢幹事把筆放下微笑着和他握手說：「張祿有事嗎？」張祿一到高興時話就多：「畢幹事！我張祿活了一輩子總沒白活，從小受苦，給人家放豬，以後大了學木匠……」年輕的畢幹事微笑的問：「張祿同志你有什麼問題爽快說吧，在戰場上大家都沒有多餘的時間。」張祿又繼續說下去：「這不是嗎，我昨天上報啦，我話多是毛病，對革命可老靠呀！我想我將來要回家時，帶上那麼一份報

多光彩！給村裏老的小的看看，他們該說：「張祿總是有出息，從小就看得出來的……」年輕的學幹事問：「你想要一份報吧？」「着！得給兩張，李發還得要一張。」張祿這回答的很乾脆，要求也很乾脆。

張祿把報拿回去後，分給李發一張，他倆很仔細和自己還沒有上身的兩套新軍裝、兩個新學習本子、一根新鉛筆放在一起，張祿高興的了不得和李發說：「光榮光榮真光榮啊！」李發用白報紙捲上黃烟，不知說什麼好，吐一口大吐沫，最後張個大嘴說：「俺也光榮啦！」

四 戰場上

戰鬥開始後，四輪不涼車活躍在戰場上，過開闊地、封鎖線，像穿梭一樣，不，戰士都不叫他四輪不涼車而叫飯車，戰士在戰壕一餓就唸道：「飯車還不來！」一會張祿和李發二人推個四輪不涼車，滿頭大汗來了，飯車來了打開裏面